北宋淨覺仁岳之研究

釋宏育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系所博士

一、前言

淨覺仁岳為北宋天台宗後山外派的 代表人物,其一生極富傳奇特色。因 為對於其師知禮的背離,對於山家學派觀點的反抗,後代皆以「背宗」視之。仁岳的天台思想是有轉折的。從 他親近知禮時山家派的立場,到與知 禮觀點相衝突後的「後山外」派主 張、不論是「即」、「具」觀點,「一 念三千」觀、「佛身」觀、「念佛」觀、 「理事」觀、「性具」思想等等,都 展現了不同於山家學派對於天台宗 的理解特色;也呈現了當時天台宗山 家學派內部對於自宗主張的不同看 法。依據仁岳現存及其相關著作,重 新檢視仁岳的一生與所主張的觀 點,發現在知禮圓寂後,在當時他是 引領天台宗思潮的一個重要人物,而 且其觀點試著將具理論思辯特質的 山家學派,轉為對於天台宗修學行、 解同時並重。從對於天台學思歷史的 影響程度來看,仁岳的影響是深遠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仁岳早年親近知禮,學習天台教觀, 並以精勤好學、論辯之長而聞名於知 禮座下,然因與師意見不合而背離, 而後親近遵式並住持多所道場,晚年 致力於淨土修持與楞嚴經的修學。在 當時極富傳奇性與宗教魅力的仁 岳,後代因關注不多而在歷史長河中 默默流淌,然仔細考察史傳記載與其 著作,發覺有非常值得探討之處。 從幾個方面看到仁岳在當時傑出的 表現:1.助師抗辯有功:顯示仁岳 在知禮的弟子們之中,學問思辯不是 一般等閑之輩;2.與師論辯有理: 姑且不論仁岳與師論辯的勝負,在當 時,四明知禮圓寂後,沒有人敢與之 辯論,可知其在天台學領域上的獨霸 一方;3·跟隨者眾:離開四明後, 有不少人跟隨他,依止遵式,此可顯 示其聲勢與影響力;4·修行有成: 仁岳是一位孜孜不倦之行者,不只行 持甚嚴,且弘化甚力,在臨命終時亦 能預知時至,此可知其弘化之功與修 行之力。從仁岳的這些表現觀之,可 知在當時有其影響力。所以,如果想 對宋代天台義學與修學,天台學傳承 體系(所謂的正統)的開展情形有更 深入的探究,仁岳的歷史角色扮演是 重要且關鍵性的。可以在不侷限於歷 史認知判斷,與知禮的論點相對照而 評析之,以期瞭解「正統」天台學外 的另一種天台詮釋。此是研究仁岳的 動機之一。

仁岳背離知禮的原因為何?是佛學 理念的不同?或者是天台學理論觀 點的差異?仁岳背離知禮的導因是在修請觀音三昧後,覺得以前所學皆非而有的轉向。義學與實踐,理應相輔相成,如果僧傳記載是事實,那麼在仁岳身上看到了「解」與「行」相互碰撞的衝擊。仁岳對於天台義學與實踐的理解為何?使他極力地對抗其師知禮的論說,卻親近同為山家派的遵式;並在山家與山外派以外,開闢一條有別於二者的特殊路線,值得研究。

仁岳一生中用心最多的經典是《楞嚴經》,分別有《會解》、《熏聞記》、《楞嚴說題》、《楞嚴懺儀》等著作。現存的《楞嚴經熏聞記》為仁岳五十多歲的作品,亦可說是其畢生修學中的成熟著作,在研究《楞嚴經》熱潮的宋代,仁岳對於此部經典的關注,值得重視。本論文所要研究的主題是淨覺仁岳,試圖對仁岳的實、生平、著作、思想、修行實、集不乃至影響等,做一整體的分析探討,期望在此研究過程能對宋代天台義學與實踐的理解能開啟重新認識的一扇窗。

當代研究淨覺仁岳相關單篇論文,發現多為日本學者所作。這些單篇論文內容都不多,只對仁岳相關著作、思想觀點與後代對於仁岳的評價等做介紹說明,對於仁岳生平、思想論點等做深入研究的並沒有,故本文試以探究之。

三、淨覺仁岳之生平

一任岳為霅川人,因聞法智南湖之化,遂往依為學,後與四明知禮師不合,慈雲攝以法裔,晚年,應霅守之請,主持祥符寺,並賜號「淨覺」。享年七十有三,戒臘五十四。此為仁岳的簡要生平,也是各僧傳共同的記載說明。

記載有關仁岳之生平的僧傳有:《佛祖統紀》、《補續高僧傳》、《淨土聖賢錄》、《四明尊者教行錄》、《釋門正統》等。考查其內容,記載較為詳細的分別是《佛祖統紀》以及《釋門正統》;其餘三者皆屬於短文的概略介紹。然而考察記載較為詳細的《佛祖統紀》以及《釋門正統》。《佛祖統紀》將仁岳列為「雜傳之作」,《釋門正統》則將仁岳列於「扣擊宗途傳」。這二者在描述與論述仁岳時有些許差異,以致在判斷仁岳的學修與學習心態上有所不同。

綜觀仁岳的生平,可以看出其處於佛 教勢力繁盛時期,且在其學習依 止上是跟著學風且引領著學風。仁岳 具有幾項值得讚賞與尊敬的能力:學 習力、精進力、辯證力、統理力、著 疏能力以及修證力等執。後世對仁岳 的評價認識,多是從天台宗的角度做 為判準。如《佛祖統紀》將仁岳置於 「雜傳」之作,以錄之未醇正者。《釋 門正統》將仁岳歸類為「扣擊宗途傳」 之中。

從仁岳著作的類別來看,所跨的領域 是廣的。舉凡早期的教義論辯,對於 禮懺之法的留心,淨土的相關著作, 《楞嚴》等經論的著疏,以及其它禪 門、儒學門類等的撰述。可知仁岳的 廣學與才能。

仁岳對抗知禮時,從「無住本」來看, 除了將性、相區分外,亦可看出其加 強了「性」這個觀點的立場,他是從 「性」的清淨明覺闡釋無住之「本」。 所謂「無住本」,天台家的意思是以法性為本而立一切法與以無明為本 立一切法,皆可由「從無住本立一切 法」加以說明。「無住本」與「一切 法」,這兩者雖然不同,但沒有尖銳 性的對立,而且是「兩可」。換句話說,「無住本」離開一切法就不是無住本,一切法離開「無住本」就不是 一切法,所以,一定是「兩可」。在 天台宗,這「兩可」乃是靠「立」一字建立起來的。以什麼角度詮釋「從 無住本立一切法」是天台家沒有明確 說明的,仁岳的「無住本」義是從「性」 (體)上來談。仁岳是從「性」的清 淨明覺闡釋無住之「本」,而此觀點 也在晚年的著作有明確與體系的表 現,且迥異於山家學派。另外,仁岳 將「具」二分為真、妄,然後再從體 上來談具之「不二」,而此論述方法 亦運用於觀心之實踐。對於「事理相 即」的看法,仁岳認為:「祇由理具, 方有事用。此事即理,所以徧觀所 造」。並說明要「事即理」尚有開總 出別、全理造事、成三千色心、為三 諦等中間過程。仁岳的觀點:透過三 諦相即(即空、即假、即中),而「達 事即理 」。

立場來說明「一念心」之體性,也就 是「空如來藏」的角度。

智者大師的「一念三千」是以一念與 三千所展現的不思議觀與境而體達 中道實相。湛然以「理」來解釋「 念三千」,並視「一念三千」為理具,以性德來加以解釋之,這是和智者大 師表達上不一樣的地方。知禮的三千 世間,雖似不思議境的實相而被宛然 而觀,一念三千,雖是不思議境自 體,但三千世間實際不是所觀的內 容。其主張妄心觀,並立兩重能所的 觀法。此妄心觀建立在理具事造兩重 三千的基礎上,認為「一念心」為妄、 為「事中一念」。以此「事中一念」 為總,觀此陰妄心本具三千法。仁岳將三千法作為觀法的「指南」,為通 往不思議的方法手段,所以在遍覽因 果、自他、依正、觀己心是必要的, 心性所具的俗諦之法不變。仁岳認為 觀不思議境的性德及修德二境,皆具 事理二觀; 而《摩訶止觀》所詮釋的 三千文,乃約事觀而解說的,此於止 觀的實修上,皆屬能觀無相理體之理 觀前方便是。仁岳是以陰妄的起心為 修觀之對境,故非理觀,而是事觀, 從而於事觀雖說三千,然而於理觀並 無三千,只有空、無相的理體是觀境 之真相。

仁岳的「真心」立場,或可以說他有偏向真的立場,然而他還有「本具性惡」的內涵,此為天台學說的獨特觀點。所以仁岳的立說在掌握到的大台基和立論而所做的發揮有其獨到」為天台園教所獨具的觀點,認為「具」「即」義明大台園教所獨有,天台真善別人。 養別,而不是「具」、「即」義。1 「性」,而不是「具」、「即」義。1 「性」,而不是「具」、「即」義。1 「性」,而不是「具」、「即」義。1 「性」,而不是「具」、「即」義。1 「性」,而不是「其」、「即」。 「性」在與山家晚的實際是較低的,因為這樣的主張對立即。

1 如前文所述,《十不二門文心解》卷1:「今有傳山門教者,確執具義。彈射《華嚴》《起信》宗師,謂無圓滿之解者,一何傷乎?況彼宗法性,圓融具德,真如隨緣,即義潺然。但未如天台委示理具善惡之性,抑同別教,殊昧通方。如《止觀》明地論師,以法性持真妄,真妄依法性,即心具一切法也。賢首清涼等,所說不亦如是耶?荊谿云:「弘法利他之功,不補非法毀人之失」。後昆慎之!」(CBETA, X56, no. 928, p. 354, b17-23 // Z 2:5, p. 100, b17-c5 // R100, p. 199, b17-p. 200, a5)

知禮「指事即理」、「指妄即真」的性

具說,對於不是圓教根器眾生者而言,或者對於一般凡夫眾生來說,事只是事,妄也只是妄,若要將妄認為是真,恐怕是「妄上加妄」,如安接後雄所說,有「肯定世俗主義論理之根據的危險」。傳記記載仁岳是在修行實踐時的了悟而覺得以前所學智,作者以為,或許仁岳是的轉變之

五、從佛身觀、念佛觀論仁岳思想之 轉變

仁岳與其師知禮的分裂原因,由〈十 諫書〉、〈雪謗書〉得知,與佛身觀或 者可說是生身、尊特身等觀點有關。 仁岳思想轉變後,對於生身、尊特身 與知禮最大的不同,是佛身之「差別 相」與佛身「相即」的觀點。仁岳因 為主張佛身有差別相,所以佛身(生 身、尊特身)有優劣之不同,乃至有 「有相」與「無相」(法身)之別。 而此佛身與佛土的觀點亦不可分。從 親近知禮時的圓觀三身,法身、報 身、應身相即;到轉變後的截然不同 觀點,仁岳的轉折與觀點的轉變是非 常大的。仁岳思想轉變前後對於佛身 的不同看法由本章之論述可知。佛身 觀點的前後差異還關聯到權實、體 用、即、具等觀點的改變,所以可知 仁岳對於知禮提出法身、尊特身的反 論時,已是對知禮天台其它觀點的反 抗。

六、四明後學對仁岳的批判及其影響 從史傳作者對仁岳的評述。志磐的 《佛祖統紀》將仁岳列於「雜傳」, 記錄仁岳是一位為「背宗」者,為不 醇正的天台行者。然在仁岳傳紀的後 面,志磐也說,他如此記錄主要是 要,將背離其師的仁岳懲戒之。然實 際上,聖賢在弘揚聖道時,本就互相 會有毀譽、褒貶,無法將其定為優或 劣,並叮嚀論議仁岳的人不可以俗情 裁量其是非對錯。宗曉的《釋門正統》 則將仁岳列於「扣擊宗途傳」, 認為 仁岳雖違背常道,但仍合於事理,且 有所激勵的作用,認同仁岳有其用心 之處。對比於志磬《佛祖統紀》的說 法,《釋門正統》對於仁岳的評價是 正面的。宗曉於《四明尊者教行錄》 舉永嘉大師的詩偈作為對於仁岳的 看法。他認為,圓頓教法並不是以世 俗人情來判說,認同仁岳對於教法有 疑議時的辨明態度,並在知禮門下十 類弟子當中,仁岳具有不可取代的地 位。

位《楞嚴經》注釋系統以及從「具性 說」立場觀之,不管是批評或讚嘆, 肯定或否定,可以得知,仁岳對於知 禮後代之影響是深遠的。

七、結論

綜觀仁岳的一生,在當時天台教界、 學界乃至宋代以後的天台理論傳承 來看,是非常重要的。仁岳不管是幫 助其師知禮的論辯,背離知禮後的立 論,住持道場的佛法弘揚等,都獲得 極大的迴響;甚至圓寂後因著作的流 傳而有甚深影響。探討宋代天台,淨 覺仁岳實為不可忽略的人物。

傳而有甚深影響。探討宋代天台,淨 覺仁岳實為不可忽略的人物。 從本文對於仁岳「三千」的探討可 知,仁岳主張與知禮不同的重點是: 「三千」是「心性所具俗諦之法」; 從「性具」的角度來看,「即」不等 同於「具」;且比較從分別的角度來 詮釋天台的觀點,如「三諦」、「事 理」、「權實」、「體用」等等;最重要 的一點是,仁岳的詮釋多偏向「性」 的角度來說明實相,與知禮的「相」 恰好成為對立面。筆者以為, _者觀 點最大的差異,或許可以說是「性」、 「相」不同角度的詮釋,然重點是對 於「即」義的不同運用,也就是知禮 主張相即的觀點,如「事理」、「權 實」、「體用」等,仁岳則認為必須要 拿到「性」上來談方可以「相即」。 仁岳的主張在當時原本的知禮門下 是受到共鳴的,從他離開知禮時,跟 隨者眾就可知道。也以此推知,仁岳 提出的知禮相關論點的缺點是存在 著的,故有後來他要求廣智尚賢同反 師承的說法。當時仁岳「新天台」論 點的提出,表面上看是他背離了知 禮,然另一面亦可視為是天台內部的 反省或檢討。知禮圓寂後,其門下弟 子幾乎可以說無人能與仁岳論辯抗 衡,仁岳的理論繼山外派後,在當時 天台教界、學界可以說是二大主流之 一(山家、後山外),其影響力是大